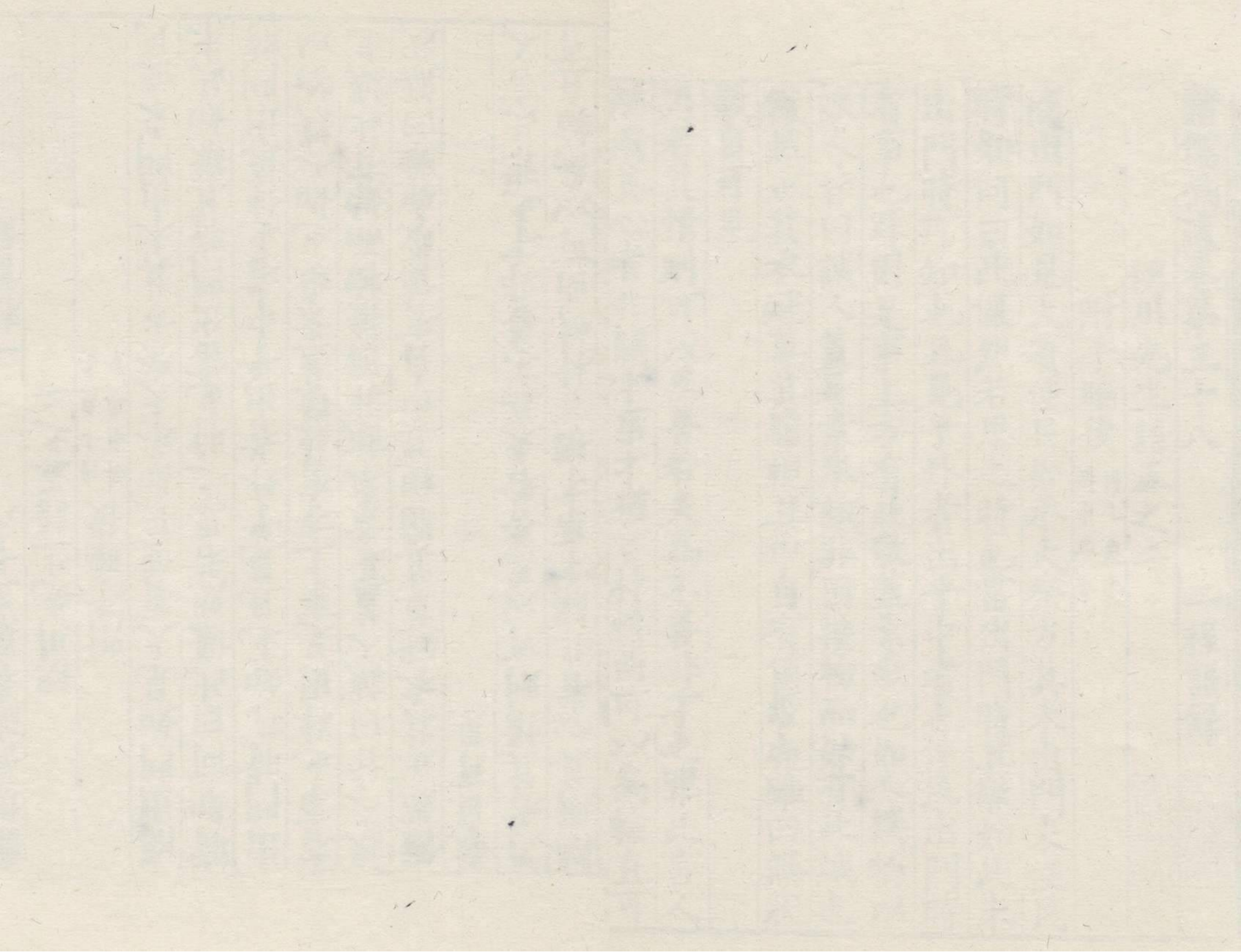


契丹國志

三



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真番名大末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後立為皇太子聖宗崩帝即位明年改元景福軍國事皆嫡母齊天皇后主之

太平十年

宋天聖十年

是年帝即位尊所生母順聖元妃曰

法天皇后嫡母為齊天皇后 法天后平州節度使蕭

思猥之女丞相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聖宗愛幸特其

事承天太后景宗之后聖宗之后尤謹承天以降運故深愛之承

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宮屬出教令

生辰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即今帝也次

曰達旦李又生楚國公主燕國公主承天太后以楚國

公主嫁其弟蕭徒姑撤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

軍徙戶一萬實之曰從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

文顯李文福元妃嬖言其聖宗不之信又為卷書投聖

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聖宗

遺命以齊天為皇太后順聖為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

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帝曰齊

天皇后與先帝四十年夫妻先帝遺詔立為太后今既

不立何忍殺之法天后復問於諸兄弟皆執奏曰若存

之必為後患帝曰齊天皇后無子又年老若存之宮中

有何患乎法天后竟不從其言縊殺之殺其左右百餘

人以庶人禮葬於祖州北白馬山 法天皇后專制其



辛未

齊天后

齊天后  
與聖宗

齊天后  
與聖宗

車

齋

恩

西母法  
天太后

亥

天太后

丙子

丁丑

東

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使蕭氏奴為團練使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人范陽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為蕭氏奴 帝以上尊酒銀帶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孟五哥帝知內品高慶郎告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郎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於帝帝曰我貴為天子而與囚同答狀耶鬱鬱不樂

景福元年

宋仁宗明道元年

重熙元年

宋明道二年

春二月有星孛于東北光芒長二尺

夏六月朔日食

重熙二年

宋仁宗景祐元年

秋八月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濶

五寸十二日而沒

是歲帝與耶律孫謀率兵逐母法

天太后登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塚遂誅求與軍都

總管高常奇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點王繼內侍

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蕃使臣僚 每歲宋朝自聖

宗太平四年遣使賀帝生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別遣使至

是不復別遣至重熙八年迎回法天太后乃遣使如故

重熙三年

宋景祐二年

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太后

墳塚荒穢又無影堂及掃洒人只空山中一孤塚惻然

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於此也左右皆沾涕因詔

上京留守耶律貴寧攝鐵使郎玄化等於祖州陵園內

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並同宣獻太后園陵

重熙四年

宋景祐三年

重熙五年

宋景祐四年

秋七月有星數百從西南而流至壁

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澤蓋霖潦衍溢當致繕防閱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與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富弼至契丹與帝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富弼又對曰兩朝人主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群臣競請舉兵而南冥人以為不若遣使取關南故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平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不絕歲幣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帝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所獲金幣充仞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帝曰不能弼曰勝負既未可知設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者奉使一二人而已群臣何利焉帝大悟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鴈門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平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爾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與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因爭地而殺兩朝赤子故屈已  
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為此  
事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役天地鬼神實臨之  
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哉遼帝  
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如生際人命脩短不可知  
豈若歲幣之為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  
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帝曰鄉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  
為報并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  
茂實齎書呈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  
誓書每歲以緡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  
以兩朝修好二紀于茲閔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愧難  
依從每年更增緡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  
天顧茲纂成各當遵奉共循大軌無介小嫌餘依景德  
統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遺  
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而不可帝曰南朝既懼我  
矣何惜此一字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  
帝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  
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  
非使人之所憂也帝曰鄉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  
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  
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  
色俱厲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  
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為獻納  
弼奏曰臣以死拒之可勿許其無能為也宋帝從之時

法天  
專制

除授官  
貧不依  
資格

契丹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許予  
過厚契丹既成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  
為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法天專制不滿四年帝幽而  
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蕩不羈嘗與教坊  
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  
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權而返尤重浮屠法  
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  
化之多捨男女為僧尼如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  
中人曾遇帝於微行後皆任顯官每有除授凡所親信  
不依常格徑與躡升如刺昌昌等數十人左右隸役皆  
自微賤入親宮闈曾無勲力拔居將相位至公卿爵賞  
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進諫言  
於帝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典也積新之言汲黯  
嘆之斜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  
才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豢養承平無勲可陟且且序  
進之帝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  
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  
其言

重熙十一年

宋慶曆三年

夏五月朔日食

重熙十二年

宋慶曆四年

七月契丹遣使往宋告伐西夏元

吳宋遣余靖充報使止之

重熙十二年

宋慶曆五年

夏四月朔日食

是歲帝以弟鄭

王宗元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樂郡王宗德進封幽

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熙進封齊王節度

加封諸  
王

乙酉

甲申

癸未



使宗哲進封長沙王

重熙十四年

宋慶曆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有流星

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

重熙十五年

宋慶曆七年

東京留守耶律忽札叛入高麗命

將軍蕭迪誅之帝嘗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

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漢官皆在

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磨只敗面曰我尚為之若女

何人耶帝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

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飛白書以卷之蓋當是時南北

無事咸受南宋饋遺百四五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固山

積也

重熙十六年

宋慶曆八年

重熙十七年

宋仁宗皇祐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禁出虛晨

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二十四日而沒

重熙十八年

宋皇祐二年

重熙十九年

宋皇祐三年

重熙二十年

宋皇祐四年

重熙二十一年

宋皇祐五年

冬十月朔日食

重熙二十二年

宋仁宗至和元年

夏四月朔日食

重熙二十三年

宋至和二年

夏契丹主遣使以其畫像獻宋

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八月國主崩

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一廟號興宗諡曰文成皇帝

子洪基立改元清寧 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宋

著作佐郎劉義叟曰興宗其死乎至是果驗

丙辰

流星大如杯

丁亥

東京留守耶律忽札叛入高麗

將軍蕭迪誅之

帝嘗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漢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磨只敗面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耶帝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飛白書以卷之蓋當是時南北無事咸受南宋饋遺百四五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固山積也

戊子

己丑

禁畫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遣使以

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一廟號興宗諡曰文成皇帝

子洪基立改元清寧

論曰契丹自阿保機以來凡五六世至于興宗是時承平日久而宋朝歲幣山增而以阜矣四時遊獵曰避暑曰釣魚各各定制而狼心虺性茫無隄岸之所僧固虛無也而政事纏之道固清淨也而貴仕縈之伶人樂工固優雜也而惟薄蕩情循同光故轍而覆之二十餘年間亦幸其無事不爾殆哉

契丹國志卷之八

契丹國志卷之九

道宗天福皇帝

道宗諱洪基吳宗之子也吳宗於重熙二十二年

八月崩洪基即位改重熙二十二年為清寧元年

清寧元年重熙二十二年改元清寧

清寧二年宋仁宗嘉祐元年改元秋七月慧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

白長丈餘八月朔日食

清寧三年宋嘉祐二年是歲祖母齊天皇帝太后蕭氏卒帝遣

懷德節度使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於內東門

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清寧四年宋嘉祐三年秋八月朔日食

清寧五年宋嘉祐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宋以周恭

帝子為崇義公給田千頃令奉周祀

清寧六年宋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清寧七年宋嘉祐六年夏六月朔日食四分

清寧八年宋嘉祐七年

清寧九年宋嘉祐八年春二月宋仁宗崩在位四十二年壽

五十四契丹遣使祭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嗣帝宗

于東廟嗣帝痛哭久之先是蕭后既卒聖宗元

子怙寵益驕恣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某以貪負暴黜宗

元懼謀愈急帝知其謀陰為之備秋七月戊午宗元

從帝獵於涼淀帝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帝乃先行依

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直前射帝傷臂

又傷乘馬馬仆其太師某下馬妨帝使乘已馬殿前點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甲辰

清寧十年  
宋英宗治  
宋求真  
宗仁宗

檢蕭美引兵遮帝與洪孝戰射殺之帝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被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拒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斬耶律明帝尋亦至陳王蕭孝先等皆坐誅其先遣來南宋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

清寧十年宋英宗治是歲帝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顛詣宋求真宗仁宗御容宋遣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為回謝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後帝以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隄祀

天與祖宗則然北狄自黃帝以來為諸夏患未有事中國之君如事天與祖宗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謂是矣

先是重熙中吳宗以其父聖宗及己畫像二軸詣宋求易真宗仁宗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宋朝許而會吳宗崩遂寢至是遣使再求宋命脩撰胡宿為回謝使李綏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旦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咸雍元年宋治平二年

咸雍二年宋治平三年春二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

大如月長七尺許 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

尺 壬午字子畢如月至五日落 秋九月朔日食

善覺  
日食

後改號大遼

丁未

是歲契丹復改號大遼  
咸雍二年宋治平四年春正月宋英宗崩年二十八皇子神宗立

戊申

咸雍四年宋神宗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己酉

咸雍五年宋熙寧二年秋七月朔日食

庚戌

咸雍六年宋熙寧三年

辛亥

咸雍七年宋熙寧四年

壬子

咸雍八年宋熙寧五年

癸丑

咸雍九年宋熙寧六年夏四月朔日食

甲寅

咸雍十年宋熙寧七年春二月遼遣使蕭卮詣宋爭河東地

乙卯

界國書大畧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葭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等事宋神宗

丙辰

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修已十二年即非創築又非近事北

丁巳

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箭窠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

戊午

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固難徇情城有侵渝何怪改正秋九月遼使蕭素再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

己未

忠與之共議于代州遼指葭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及劉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咸雍十一年宋熙寧八年春二月遼復遣蕭禧賈國書詣宋以劉忱等迂延為言宋命沈括為報使詣遼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

遼遼  
河東地

遼遼  
契丹

日食  
星出

辰

巳

午

有六星出

未

申

日食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 秋八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冬十月彗出軫

咸雍十二年 宋神宗元豐九年

咸雍十三年 宋神宗元豐十年

咸雍十四年 宋神宗元豐改元 夏六月朔日食 東南有大星

出如瓠瓜聲如雷田其光燭地

咸雍十五年 宋元豐二年

咸雍十六年 宋元豐二年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一月

朔日食

咸雍十七年 宋元豐四年

咸雍十八年 宋元豐五年 夏八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咸雍十九年 宋元豐六年 秋九月朔日食

咸雍二十年 宋元豐七年

咸雍二十一年 宋元豐八年 宋神宗崩年二十八皇子哲宗立

咸雍二十二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

咸雍二十三年 宋元祐二年 夏六月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

七月日食陰雲不見

咸雍二十四年 宋元祐三年

咸雍二十五年 宋元祐四年 春二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咸雍二十六年 宋元祐五年

咸雍二十七年 宋元祐六年 夏五月朔日食

咸雍二十八年 宋元祐七年

咸雍二十九年 宋元祐八年 春二月朔日當食雲霧不辨

咸雍三十年 宋哲宗紹聖改元

乙亥

丙子

國舅蕭  
解里叛

楊割  
骨打  
懷異志

丁丑

慧覺

戊寅

己卯

深書  
策勸  
西夏

壽昌元年 宋紹聖二年

壽昌二年 宋紹聖三年

是歲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善騎

射豪俠不羈嘗養亡命數十人從行往來遊獵於遼至

東西郡間其飲食用度強取辦於富民一日獲罪遼國

捕之甚峻即嘯聚為盜未旬日間有衆二千餘攻陷乾

顯等數州諸道發兵捕討累戰不勝潛率衆奔生女真

界就結楊割太師謀叛諸軍追襲至境上不敢進具以

聞北樞密院尋降宣劄子付楊割一面圍之楊割迂延

數月獨斬賊魁解里首級遣長子阿骨打獻遼餘悉不

遣給云已誅絕矣隨行婦女鞍馬器甲財物給散有功

之人充賞遼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官爵自是楊割父

子自平蕭解里之後內恃有功於遼陰懷異志吞并旁

近部族或誣以誘納叛亡或詐云次藏牛馬好則結親

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強掠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

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

壽昌二年 宋紹聖四年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慧山氏斜

指天市垣光芒二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已星

壽昌四年 宋哲宗六年 改元符元年

壽昌五年 宋元符二年 春三月帝命蕭德崇等齎國書詣宋

見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于南朝皇帝西夏事早

休得即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

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云粵惟夏臺實乃藩

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

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

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於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綏存而况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 宋報國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人子之分含容寢久變作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緡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計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擷守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寨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却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吳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繆辭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 又回白劄子畧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曆皇祐間吳宗屢嘗致書仁廟至有熟料兇頑終合平蕩等語且言北朝吳宗敦篤勸和情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持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辭于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



庚辰

遼主夫  
斬戒孫  
勿犯南  
朝  
國書

恐與昔日吳宗皇帝之意稍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  
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聞達宋詔郭知章報聘初蕭  
德宗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  
議論宋帝不從德宗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壽昌六年

宋元符三年

春正月宋哲宗崩年二十五皇弟徽

宗立 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遼帝

大慚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勿生事又

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鄉等當力諫止之 帝崩在位

四十七年廟號道宗謚天福皇帝 帝聰達明睿端嚴

若神觀書通其大畧神領心解嘗有漢人講論語至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帝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

豈其地耶又講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又曰上世

獯鬻後狃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

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先是帝之末年女真大酋阿

骨打來朝以悟室自隨遼之貴人與為及陸戲貴人投

瓊不勝妄行馬阿骨打憤其技小佩刀欲刺之悟室從

旁救止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其柄杖其脅不死帝大

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帝曰吾方示信以懷遠方

不可殺也侍臣又諫曰王愆縱石勒卒毒中原張守珪

赦祿山終傾唐室阿骨打朔北小夷今乃敢陵鑠貴臣

肆其無君之心此其不追將貽邊患帝不從 女真之

種有生熟之分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阿骨打

所居乃江之北謂之生女真亦臣于遼方遼之盛歲遣

使者稱天使佩銀牌自別每至女真國遇夕必欲美姬

艷女薦之枕席女真舊例率輪中下戶作待國使虀以  
未出適女待之或有盛色而適人者逼而取之甚至近  
貴閥閱高者亦恣其醜汗屏息不敢言其後承平日久  
需求無厭酷喜海東青海東之飛禽遣使徵求絡繹於道加  
以使人縱暴多方貪婪女真浸忿之然苦無戰甲至壽  
昌二年國舅蕭解里叛于女真始得甲五百副女真大  
喜賞為阿盧里移資自後於海濱王之時兵師謀叛纔  
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累戰累勝器甲益備  
而女真始強不可禦矣

**論曰**政出房闈則龍蒸改當璧之命權歸悍妬則  
衽席痛匹嫡之危道宗越自儲宮遂登旒袞雖擅  
屋之未更亦寶曆之有在觀夫孽后可為心寒卒  
之驕矜產禍盤維就戮亦痛矣然寬仁懷遠一方  
卒不料後來亂亡之禍而二百餘年之基業一阿  
骨打得以敗之豈其疑似無辜之戮不肯受寡恩  
之名而勒與祿山之禍帝自貽憂於子孫歟是可  
為之長太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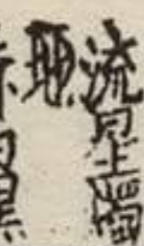
契丹國志卷之十

天祚皇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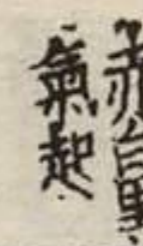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  
初封齊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即位自號天  
祚皇帝改元乾統



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



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巨西方中出白



氣二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

見是歲女真揚割死子阿骨打立



乾統二年宋徽宗崇寧二年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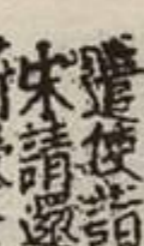
乾統三年宋崇寧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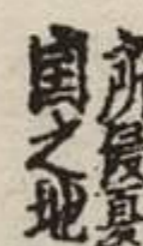
乾統四年宋崇寧三年



乾統五年宋崇寧四年夏四月遼遣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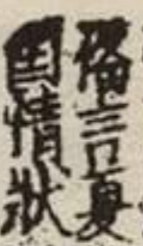
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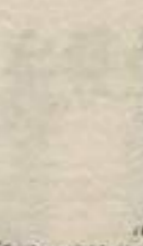
侵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摠報聘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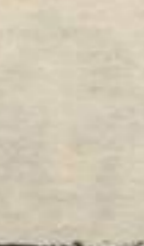
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與師問罪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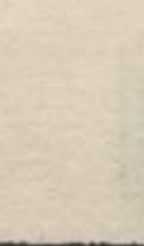
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星不遣使



賀天寧節又築席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此朝若



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為愕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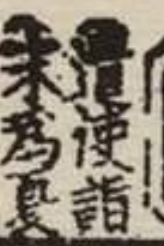
八月天祚以林摠來使而失情遣使復宋尋遣禮部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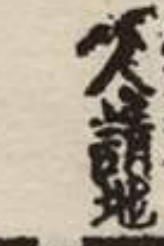
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三月



遼復遣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詰問宋為夏請元



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口畫封疆今不

宋為夏  
遣使詣  
不講和

宋遣使  
言夏  
國情狀

所侵夏  
國之地

赤白  
氣起

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乾統七年宋徽宗大觀改元冬十一月朔日食

乾統八年宋大觀二年

乾統九年宋大觀三年

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天慶元年宋徽宗改元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賁

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

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賚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鬆

藤之具火閣書櫃床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遺貫者亦稱

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

滅燕之策貫携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

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如此

天慶二年宋政和二年春天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

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酒筵別具

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歌舞為樂次至阿

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

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

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

向化心設有異志叢爾小國何能為阿骨打有弟姪曰

吳乞馬粘罕胡舍董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

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

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

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

三阿鶻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宋徽宗  
允中童  
貫使遼

燕人馬  
植歸宋  
賜姓名  
良嗣

壬辰

混同江

阿鶻產  
大王者

卷

阿骨打  
赴官對  
證不伏

甲

女真阿  
骨打謀  
叛

天祚不  
信諸部  
潛結女  
真謀叛

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天慶三年宋政和三年春三月朔日食 阿骨打將帶五百

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鶻產等並跪問於厅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折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天慶四年宋政和四年秋八月女真阿骨打始叛用粘罕胡

捨為謀主銀木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為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府時天祚躬

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勅

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遼兵遇女真於

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

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真服屬大遼二

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

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隣五國之東接

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

鵝鶩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

真至五國戰鬪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

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

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

謀叛

先是州有推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阿為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樵軍士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夕聞女真與師皆願從軍冀賞

卷之五  
五

往往將家屬團結車營隨行 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輜輶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二千

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為戰所以勝也

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

天祚用  
張琳吳  
庸李兵  
東征

計入戶  
家世悉  
軍

公孟路  
由軍與  
女真合  
戰大敗

東征  
罪

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非將帥材器聾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鈇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幹離朶凍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

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獨凍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幹離朶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遼奚之兵奔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二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為女真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槩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真亦為阿骨打吞併分揀強壯人馬充軍遂有鉄騎萬餘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者蕭奉先懼弔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劫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為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並免罪



天祚下  
詔親征  
女真率  
兵之路  
而進

軍中  
有光

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軍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關待罪  
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  
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鬪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  
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天慶五年宋政和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詔親

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使蕭奉先為  
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  
部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司  
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旦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  
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為都統樞密  
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  
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

舟志十

鳴咸以為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  
前奏曰唐莊宗攻梁于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  
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真師至鴨綠江  
人心疑懼 初天祚親征女真甚懼粘罕兀術偽請為  
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  
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阿骨打聚諸酋曰始  
與汝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  
紓禍乃欲盡行翦除為之柰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  
降可以轉禍為福諸酋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  
次日御營退行二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  
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  
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



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亦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二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隨而敗潰始悟矛戟有光為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呼為燕王 貞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封秦國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以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賁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為女真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公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向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趣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真阿鶻產等二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為婢餘得脫者奔女真章奴偽作使

張勳耶  
李章子

天祚  
護駕

乙未

高永昌  
叛殺蕭  
保先

高永昌  
自稱大  
渤海皇  
帝

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秦州為識者所獲以送天祚  
 天祚命腰斬於市剖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初  
 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  
 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即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  
 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  
 凍誠可憐憫今女真遠道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  
 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  
 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  
 百人而已遂降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旬有官者  
 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旨揮若護駕  
 至起離日依上推賞 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  
 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  
 祚而回

天慶六年 宋政和六年 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

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

給云外軍變請為備保先總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

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

事與副守高清真臣集諸營突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

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

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集戢一夜燒寨

起亂 初二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

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

於通衢太公鼎高清真臣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

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後自

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備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當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真渤海有讎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效命敢戰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領聽從辟差 是春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乃奉先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為東京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二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

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却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渤海上流有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却退保舊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渡眾以飢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統闍母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郎台應接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檄到瀋州眾以渤海詐作此檄不為備是日聞探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

援燕王  
郭元帥

募遼東  
飢民充  
軍號曰  
怨軍

武朝彦  
反

召燕王  
回關惟  
設屯田  
為備

士望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先復城  
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  
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  
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州也自張琳之敗  
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兼遼  
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為軍彼可報  
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  
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  
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  
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  
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虎兒張閔羽者是也  
又科數運脚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

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軍共二萬人自八月進發  
十月到乾州十二箇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四夜忽管  
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彦率府屬馬僧辨潛謀作亂  
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  
皆閉壁不應朝彦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為閔  
羽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耻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  
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  
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援  
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  
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覲副之太  
常衮耶律啼哩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  
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

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為備 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  
 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慈奴  
 為北樞密使蕭查刺同知樞密院使間有軍國大事天  
 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  
 昏繆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謔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  
 北面頓頭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真遠近  
 傳為笑端有人聞於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是歲止罷  
 耶律大慈奴并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刺授西京留守事  
 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  
 國亡 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  
 遁入海女真遣兀室訥波勃董以騎二千追及於長松  
 盡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如侯傑吳種天等  
 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  
 一飯箸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天慶七年宋政和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  
 九月初發燕山府 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  
 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  
 萬八千餘人自且州募者謂之前且營再募者謂再且  
 營前錦後錦者亦有乾營大營若前營叛者乃乾營大  
 營前錦營也 十一月到衛州疾梨山遂留大軍就糧  
 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  
 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 有  
 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  
 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而登州岸具言女真兵來攻奪



燕王與女真戰未陣而

天祚諸本集及夏

遼東地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舡載郭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真講賣馬舊好

天慶八年

徽宗重和改元

春正月燕王溥將討

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初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先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關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真入新州節

度使王從輔閉門降女真焚掠而去所經盛靈濠衛四州皆降犒勞而過女真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

怨軍大敗 蕭幹奔醫闈山牽馬嶺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真以馬疫破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

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駁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饌養為

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二五百里馬若

干又與宋朝為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

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之亡

矣自古人主豈有弃軍民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

乎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即以謂威德可加彼何能為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真陷東

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采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擄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鉅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曼為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王輅三也衮冕四也王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分

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冊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府充通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畧曰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欽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胤碧雲蒙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霜疇不誰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祚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戒哉欽哉式孚

于休所有徽號緣犯祖號改為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  
人自十月發行 冬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  
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  
兄之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彤弓象輅亦諸侯事渠  
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歸易其父隨答云兄友弟恭  
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為非  
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  
解尚人答百餘次辛二月止遣蕭習烈楊立忠回云冊  
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  
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我  
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  
以聞迂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  
和皆不報

契丹國志卷之十





